从《张思德》到《云水谣》

——导演尹力访谈



2005年10月12日，《云水谣》在西藏开机，12月1日在北京开机，12月8日在福建开机。“一部电影一般只开一次机，《云水谣》却开了三次机，共拍了一年零三个月，相当于三部电影的工作量。”尹力如是说。文／本刊记者　徐林正


导演尹力

也许尹力当初没有意识到，拍《张思德》的“惊心动魄”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惊心动魄《张思德》

大众电影：《云水谣》展示了一段“不合时宜”的爱情，《张思德》则还原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你对《张思德》有过现实的思考吗？

尹力：影片公映后，张思德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感染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他不怕苦、不怕累、不争功、不贪利、不言亏、不叫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怀一腔善利天下人，时时处处为他人利益着想，为心中信仰的事业效力，让我们领悟人生的价值在哪里？灵魂的归宿在哪里？深究起来还是善恶观、荣辱观的问题。人应该做羊还是做狼。

大众电影：现在是商业社会，竞争社会。

尹力：大家各自为战，抢夺彼此嘴里那口食，谁抢得多谁就有本事，谁就过得好。在抢的过程中顾不上别人，我顾你谁顾我呀？大家七抢八抢，牙和爪子特别锋利。二十几年的经济高增长，除了付出自然环境被破坏的代价，我们还付出了什么？人们在不断被付诸所谓财富人生的时候，以名车、豪宅、靓女、年薪、福布斯富豪排行等等作为一个人成功标志的时候，我们在张思德身上以及他所蕴含的那部分精神力量方面就不难找出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

大众电影：比起高血压上西藏拍《云水谣》来，上延安拍《张思德》是不是好受点？

尹力：拍《张思德》很苦。拍摄的两个月中，摄制组顶着骄阳酷暑，转战陕北的米脂、绥德、佳县、子长、榆林、安塞、延安，平均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最长时从早四点出发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沙尘暴袭来遮天蔽日，狂风大作，黄沙四起，天昏地暗，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为了要抢日景的光，全体人员到了下午六点才吃上午饭。拍摄到了冲刺阶段，队伍赶场至延安，我扯着嗓门喊一天，到晚上声音沙哑得说不出话，其他人休息了，我还得进剪接室剪片子，每天平均睡三个多小时。2004年7月2日到4日连续工作三天只睡了将近四个小时，拍摄枣园毛泽东故居的时候晕倒在现场，高血压平时按时吃药尚能维持，那天高压170，低压140，眼前一阵阵飞黑雾，脚下像踩了棉花。被抬进医院后，医生看着我肿胀变形的脸和布满血丝的眼睛，说这人得赶紧卧床休息，体质太弱了，随行的制片说，这人怎么都行，就是休息不行，百十号人都等着呢，时间一天都不能拖。当时真的是以小时赶进度，5月15日开机，7月15日停机，7月30日初剪完成，8月20日完成混录双片送审，8月28日完成三校拷贝，9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映。耽误一天不是用金钱可以补偿和代替得了的。这种经历是我从影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可谓惊心动魄！

大众电影：《张思德》其他主创也很苦，包括男一号、张思德主演吴军。

尹力：扮演张思德的演员吴军，为了接近角色拚命减肥，每天爬山跑步，只吃一两个苹果和酸奶，不超过四小时睡眠，一个月愣是减了三十多斤。为了追求形象的质感，他到陕北便脱掉衣服，赤身坐在烈日下，让自己的肤色更接近一个烧炭的战士。生活中每天也穿着草鞋，刻意打造自己适应那个年代的环境，脚上磨出口子，磨出了老茧也不吭气。拍完了张思德，吴军像变了个人，昔日能说会逗妙趣横生演喜剧的那个演员木讷了，将近好几个月化在里面出不来。连续不间断的超时超负荷工作，所有人都睡眠不足，来去外景的车上鼾声一片。累！困！是当时听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觉睡不够，肚子也经常处于挨饿状态，做道具的马也跟着挨饿，在米脂拍戏，剧情中班长从马槽前经过，走戏到晚上一点多，大白马伸长脖子一口咬住演员宋运成的耳朵，恐慌的饲养员赶紧喊，快喂料，它饿得不行了。


《云水谣》

张思德其人

大众电影：请你谈谈张思德这个人物吧。

尹力：《张思德》讲述了一个平凡人的故事。有限的史料以及个别回忆、口述也不尽相同，有人说他个子不高，黑瘦黑瘦，还有的材料说他高大魁梧，说法不一样。仅有的一张模糊的照片，经他当年的教导员指认还说不是他，确实给创作这一人物以很大的难题。四几年才逝去的人物而且又那么著名，照理对他的记述应该很准确。但另一方面又为影片创作提供了比较大的想像空间。因为领袖真挚的赞扬，也因为后人无尽的尊崇，他成了人尽皆知的英雄，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普通凡人的本质。张思德从未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基本上讷于言而敏于行，像一尊无所思无所欲的佛，朴实而温暖的表情，令人感动。他打草鞋、钉马掌、磨豆腐、造墨水、做钢笔、垒锅灶、补篮球、推碾子……能搭上手的事总少不了他，就像影片中毛泽东所说，他普通，不会引人注目，也没有更多的言辞，就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没有人注意到他，可就是千千万万这样的人支撑着我们全部的事业。

大众电影：你早期的另一部影片《我的九月》影响很大，当年大人孩子都看。后来

有专业评论书籍出版，成为高等院校影视教材，并被誉为“巴赞纪实电影美学在中国的完美体现”。这是为那年北京亚运会拍的吗？

尹力：《我的九月》原来的剧本叫《傻老师》，写了一个憨厚的班主任和一个木讷学生的故事。正值北京举办亚运会，我重新结构剧本让人物置身于正在发展的大背景中，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和人物鲜活的气息，安大傻子的形象感动了所有人。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大众电影：你还拍过一部九十秒钟的《国歌》。

尹力：1997 年摄制的电影《国歌》实际上是一部国家形象的宣传片，在九十秒的长度中如何表达如此宏大的主题确实难度不小。我花了近半个月查阅资料进行构思，将国旗、国歌、国徽、天安门、黄河、圆明园，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通过数码技术重新建构，让它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含义。

大众电影：你先后拍摄了《无悔追踪》《罪证》《你的生命如此多情》《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母亲》等电视连续剧，延续着你对社会历史和人文情怀的关注，即便在有商业元素的剧情中也没有简单的讲一个单纯的故事而在其中倾注了你的情感、观点以及时代责任感。请问拍电视剧和拍电影有何不同？

尹力：一部电视剧，如果讲一个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就是电视的终极目的。但对于一部电影才刚刚开始。有许多哲学、美学、语言学方面的东西需要建构。我会用自己的语言去阐述，给人以视听的享受。

尹力艺术小档案

主要电影作品

《我的九月》
《杏花三月天》
《司马敦》
《国歌》
《张思德》

主要电视作品

《好爸爸 坏爸爸》
《鲁冰花》
《无悔追踪》
《罪证》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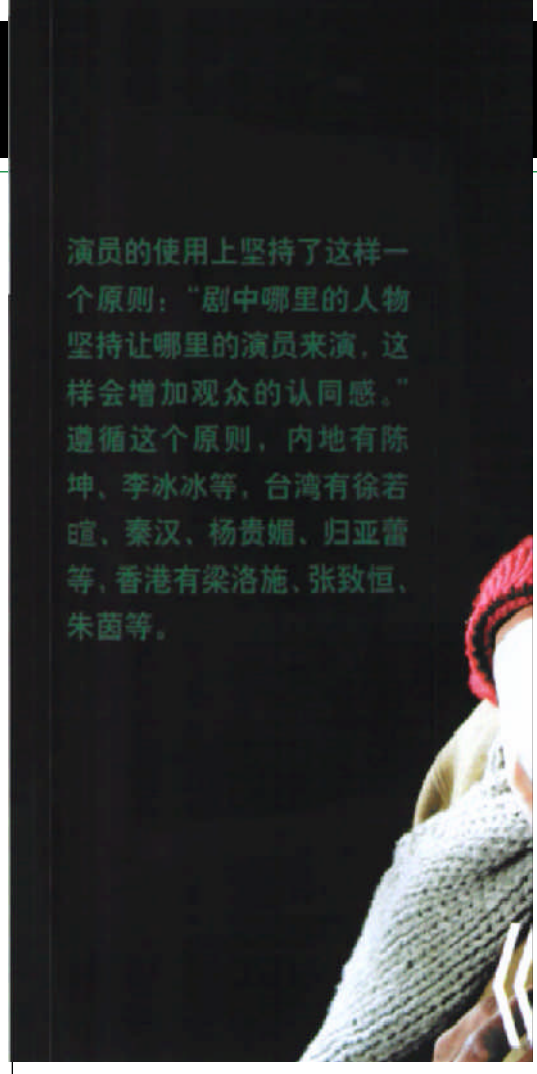
获奖情况

《我的九月》获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 / 电影童牛奖 / 全国影评人协会十佳影片 / 政府华表奖

《杏花三月天》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 / 蒙特利尔电影节 / 布鲁塞尔电影节 / 贝尔格莱德电影节，并在世界三十个国家商业放映

《张思德》获长春电影节最佳华语故事片大奖/北京市第四届文学艺术奖最佳影片奖/2005年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5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秀影片、优秀导演、优秀演员奖





由尹力执导的战争爱情史诗大片《云水谣》将于12月1日公映。据悉，导演尹力曾力邀罗大佑为《云水谣》谱写《恋曲2006》，后因种种原因未果。另外，尹力执导的影片《张思德》目前已获得今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吴军）的提名。

演绎难以置信的爱情

影片《云水谣》取名于剧中两位主人公——王碧云（徐若暄饰）和陈秋水（陈坤饰）。作为台湾富家女的王碧云邂逅了热血青年陈秋水，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很快，为了躲避迫害，陈秋水辗转来到大陆。两人的爱情被无情的现实分离，唯有坚守“彼此等待”的誓言而默默守望。身在台湾的王碧云则以儿媳的身份主动担负起照顾陈秋水母亲的重任，并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她发誓要用一生来寻觅爱人的踪迹。直到1968年她终于得知了陈秋水的消息——陈秋水和妻子王金娣（李冰冰饰演）双双殉难西藏雪山。

原来，陈秋水来到大陆后，为思念母亲徐凤娘与恋人王碧云而将名字改为徐秋云。他作为军医奔赴朝鲜战场，战地护士王金娣（李冰冰饰演）爱上了他，并且进行了狂热的



云水谣》：恋曲2006

追求，直至追随到徐秋云工作的西藏。在极度艰苦的工作环境，王碧云杳无音讯。王金娣如电闪雷鸣般的爱情震撼着徐秋云极度苦闷的心。影片到此迎来了高潮，导演尹力作了这样的解读：

陈坤在西藏对家乡、爱人苦苦思恋，唯有用工作填补和排解。李冰冰从天而降时，陈坤下意识地摸摸烟斗（这个烟斗是用罐头盒做的道具）。李冰冰说：“学会抽烟了？”陈坤说：“没瘾，闷得慌时抽两口。”李冰冰内心触动了：这样一个人怎么学会抽烟了呢？他原来是充满阳光、青春、朝气的一个人啊。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爱情故事。一边是海峡两岸六十年的守望，一边是西藏高山圣湖的激情和死亡。这样的爱情是否还有人相信？

陈坤说：“我演的陈秋水是个非常单纯的人，我对徐若瑄延续下来的感情是一种记忆中的感情，是隐藏在心里的爱慕之情。但最后落实在李冰冰身上的时候，得到了完全的释放。这也是我想跟大家探讨的人类共同的话题：爱情归根结底、回到你身边的时候是什么？可能刚开始是精神方面的，但最后就会发现，精神和现实是合而为一的。这是最真实的。”

尽管所演的护士王金娣是个敢爱敢恨，面对爱情勇往直前的人，但李冰冰坦言：“王金娣家在上海，过着比较宽裕的生活，但她为了爱情不计后果，为了追求爱情，居然跑西藏去。像她那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是很少的。生活中的我没有她那样勇敢。我无法把对他的爱勇敢地说出来。只能是通过所饰演的角色，淋漓尽致、潇潇洒洒地爱一回。”

尹力认为，《云水谣》里面的爱情，已经被过滤得非常纯净，这里面几乎没有对立面。这样的爱感人至深。在非常物质化的今天，人们追求即兴的快感，泛滥着一夜情。在这种消费爱情的观念面前，“现在的年轻人即便不会身体力行像剧中主人公那样做，但一定对这样的爱情心存一份尊重，心存一份敬仰。我是怀着那样的情感，来表达对那个年代的爱情的理解。”



陈坤、徐若瑄、李冰冰颠覆自我

在影片《云水谣》中，陈坤、徐若瑄、李冰冰等三位女主角对自己的经典形象进行了一次成功颠覆。在《云水谣》中，陈坤不再是个偶像派，徐若瑄不再是个性感女，而李冰冰则离艳贼形象相去甚远。

在筹拍《云水谣》之初，中影集团公司总经理韩三平认为：“一定要两岸三地的电影公司共同打造，一定要两岸三地的电影工作者加盟。这既有象征意味，也是实际需要。”于是，该片的出品方最终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台湾龙祥育乐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英皇影业有限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演员的使用上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剧中哪里的人物坚持让哪里的演员来演，这样会增加观众的认同感。”遵循这个原则，内地有陈坤、李冰冰等，台湾有徐若瑄、秦汉、杨贵媚、归亚蕾等，香港有梁洛施、张致恒、朱茵等。

尹力说：“两岸三地的演员从表演风格到说话的语气、语音、语调都是不一样的，但整体的感觉上，演员是整齐的，并且带给了我们一些惊喜。如虽然台湾的戏都在福建等地拍，但由于大量的台湾演员加盟，观众对台湾本土的认同感自然建立了。”

当初尹力在台湾见到徐若瑄的时候说，这个角色一定不是你以前所见过的角色，年龄跨度太大了。为了让她有“历史感”，尹力专门在台湾给她买了一批反映四十年代的影碟如《稻草人》《悲情城市》等，希望她找到那时人们说话的感觉。“后来我和她交谈中发现，她都看过了。她很好地拿捏了王碧云这个角色，很多的表现是我没有想到的。徐若瑄是歌星，在日本也拍过一些电影。他在日本和台湾的知名度非常高，但她没有拿出最好的电影作品给内地观众，她在《云水谣》里的表演让大家充满了期待。

在西藏拍片的时候，尹力对陈坤、李冰冰说，如果你们要从所谓的“偶像派”走向真正的表演艺术，并且上一个台阶，你们要面对的是陈秋水和王金娣，“最后他们没有让我失望，许多人看了影片之后，对他们的出色表现感到意外。”

尹力认为，40年代的台湾，一个20出头

的陈秋水，跟今天年轻人是吻合的：阳光、青春、激情。“这好办，即便你不是台湾演员，把你放到那么一个氛围中去，这个感觉还是容易捕捉到的。最难的是要经历时间的跨度，不是给你染几根白头发，给你做个老年装那么简单，而是要通过你的表演看到一个人的阅历。一个年轻演员，是无法通过外部化装造型解决的，而是要把这些表达通过肢体语言表现出来。”陈坤显然也看到了这点，他说：“其实我的个性是很感性的，我现在要学会个性和塑造的角色分离开来，这样就可以看清楚，我所塑造的人物脉络是什么。如果有些东西是陈坤的而不是陈秋水的，我就弃之不用。”

李冰冰最初接拍这个角色时却受到了质疑，韩三平很难相信这个《天下无贼》中的艳贼能够演好志愿军女战士。直至韩三平看了部分样片才打消疑虑。李冰冰说：“像他那个年龄的人，对志愿军是有情结的。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自己重新放到另一个时代，重新感受生活和情感。”

高血压导演鏖战西藏

2005年5月，编剧刘恒拿出了《云水谣》的提纲，基本设计了主要场景。尹力就带着主创先来到福建、西藏、台湾，考察了外景地，同时开始了选演员等其他前期工作。2005年10月12日，《云水谣》在西藏开机，12月1日在北京开机，12月8日在福建开机。“一部电影一般只开一次机，《云水谣》却开了三次机，共拍了一年零三个月，相当于三部电影的工作量。”尹力如是说。

如果是你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医生就会劝你不要去西藏旅游。但高血压患者导演尹力就是带着100多号人的摄制组来到西藏，鏖战了两个月。西藏部分的戏是影片的高潮。尹力非常清楚，在西藏拍戏，最好的季节是七八月份，因为含氧量最高。“冬季根本无法工作，即使许多援藏干部，到了冬季依然要回来，因为受不了那里的稀薄的空气。”但由于前期准备的问题，最终不得不于10月12日在拉萨开机。

尹力说：“我不想把西藏拍成一个贫瘠、艰苦的地方，而要展现西藏的高山圣湖、蓝天白云，私心杂念来到这里都会一涤而净的圣洁之貌。”

开机后的几天，剧组的主创每天都有人因高原反应先后倒下，尹力也觉不妙，他硬是带着各个部门的副手支撑了一个星期。开拍前一天，摄影师因高原反应导致心脏病复发，无法完成拍摄工作。导演尹力心急如焚，于是向原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同学王小列求援，王小列义无反顾地赶到西藏救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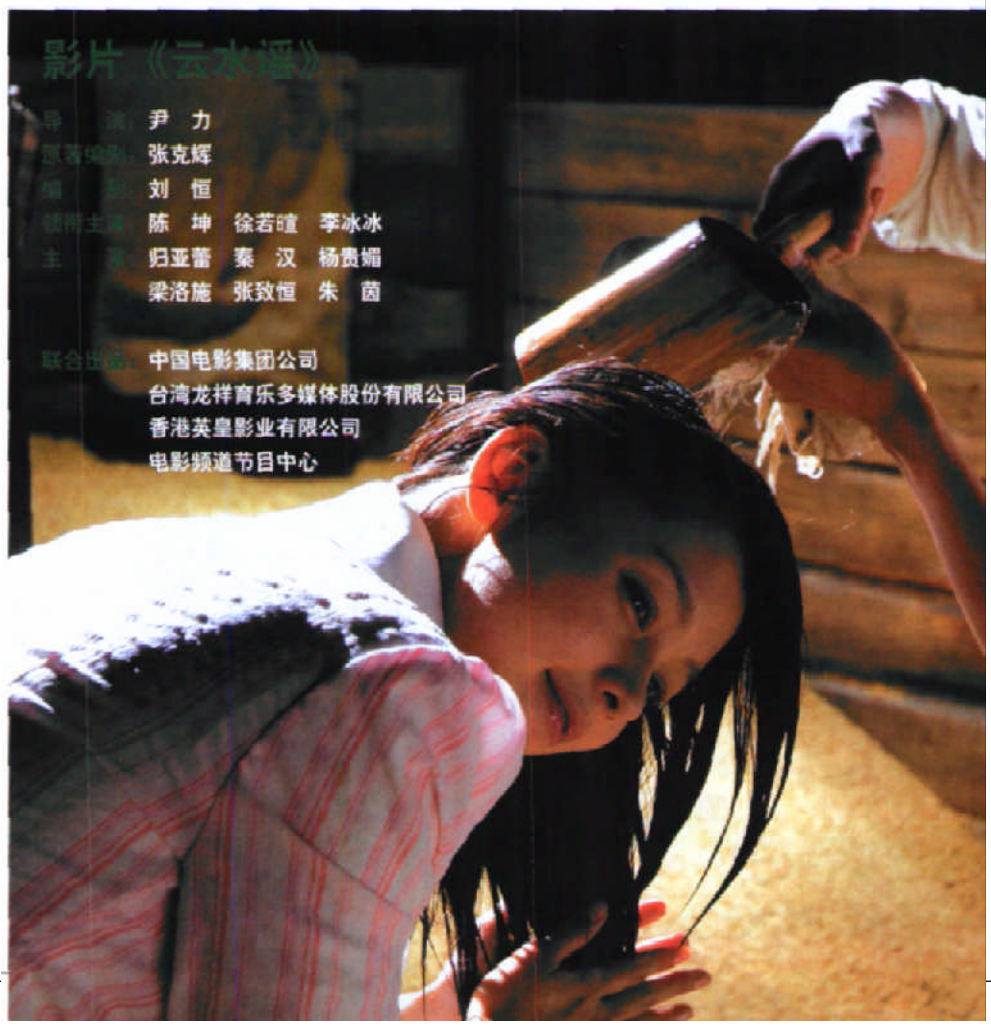
尹力虽然坚持吃降压药，但依然整天是脚底发麻，头疼欲裂，根本睡不着觉。他吃安眠药，一次吃四片，一点感觉也没有。不敢多吃了，只怕睡着了醒不来。

拍摄后期，尹力打算去纳木错湖边补拍雪景。得到预报次日下大雪，头天晚上尹力带人上湖边看景。看完景，尹力说：“我找个帐篷在湖边住下得了，明天等你们上来。”幸好这只是一念之间，最终尹力和其他主创在当雄住下。第二天，尹力等人从当雄出发，而大队从拉萨出发，往纳木错开拔。半路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越下越大，四十多辆车滞留在盘山公路上，上不去下不来，费尽周折才安全撤回。一个星期后再去探路，得到的消息是，上去过三辆车，只有一辆出来，其他都翻到沟里去了。尹力说：“如果当时我在湖边住下来，那么，大雪降临后，我出不去，他们进不来，真要天地两茫茫了。”但这次历险，也让尹力见到了一次奇观。“上边下冰雹，中间下雨，下边下雪，三种自然现象，在同一个时空里出现，长这么大也没有遇见过，也算开了眼了。但最终我拿下了西藏这一块，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李冰冰到达西藏的时候，“高原反应随之轰然而来，原本安排吃中午饭，可是坐在桌边只觉阵阵恶心。回到房间，情况更糟，坐着已经不行了，只能躺着，躺着也不行，浑身出虚汗，完全虚脱了，连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在和尹力通电话的时候，李冰冰不由自主地哭了：“不行了，导演，拍不了了，我得回去了。”

原来打算15天的戏，却实拍了近两个月。海拔从3000米上升到5000多米。其中有一场戏，李冰冰刚说完一句台词“你学会抽烟了”就晕倒了。还有一次，李冰冰突然抽筋，身体就像一把椅子一样，腿和上身一直保持着90度，剧组里的大男人用手掰都掰不直。

李冰冰和陈坤透露，他们在西藏拍戏，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两人互相帮助，其中有一场陈坤背李冰冰的戏。尹力为了让两人一点点出现在镜头里，让陈坤从坡底背起。李冰冰说，“在那样高海拔的地方，





自己走都累得够呛。而且我们穿的衣服特别多，军大衣、棉衣、毛裤，都非常多。他真的背不动，我真的感觉到他喘，我也真希望自己能够轻一点……”

再现四十年代的台湾风情

尹力坦言：“在前期筹备过程中，最让我



忐忑不安的是台湾的部分，因为大家对台湾部分都很陌生。”为了再现四十年代的台湾，尹力带着主创四处搜集资料，查遍了北大、国图、社科院等相关的资料，又专门去了内地最齐全的台湾资料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这还不够，还专门去台湾购买了大量的图书、影像资料。同时，剧组专门请了台湾的民俗专家庄永明做指导。“力图逼真、有质感的把40年代的台湾通过影像展示出来。”

2005年12月8日，《云水谣》在福建开机，在漳州拍台湾老街，在厦门拍王碧云的家，在南靖县拍陈秋水乡下的戏……一个40年代的台湾由福建各地“组装”起来了。

当时的陈秋水家乡的小村子应该是尖顶的房屋为主，因此，剧组将选定的村落进行改造，将这一带的房屋都建成了尖顶的。为了凸现水乡感觉，剧组还从远山中运来木材，搭建了水车、吊脚楼、碾米房等属于当时的标志性建筑。

影片中，王碧云的父亲是牙医，母亲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家底殷实，因此，导演在为王家宅院选取外景拍摄的时候，就定位在“必须贴近台湾旧时大户人家的家宅”，剧组最终在鼓浪屿找到了一个非常贴近剧中风格的宅楼。随后，剧组对这座宅院进行了简单的改造，根据所能考证的当年物品，原样复制了老式的吊扇、老式留声机、欧洲风格的落地灯，体现出台湾当时中产阶级家庭的排场。这座宅院就成了影片中王碧云的家。

另外，鼓浪屿历来不允许机动车进入，所有的器材依靠剧组全体人员用平板车拉上去，为此前后运了160多次。但如何运送重七吨的发电车却成了一个大难题。本来想用军舰运输，但鼓浪屿没有可供大船靠岸的码头。岛上有一处专门用来卸载垃圾的斜坡，就用小型机动船，利用这个斜坡来将发电车慢慢移上岸。但在实际操作时，机动船靠岸时和斜坡之间总存在着差距，始终无法成一条水平线，发电车仍然困在游艇上无法上岸，尹力心急如焚。经过一番周折，请教当地居民得知：要使机动船的甲板和斜坡保持在同一水平线，必须要计算好涨潮落潮的时间——解决了关键问题，后面的一切都迎刃而解。

据悉，2005年2月，《云水谣》剧组通过台湾龙祥育乐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向台湾当局提出申请，希望带着在片中饰演台湾青年的陈坤赴台，拍摄其中的几场戏。这年7月，尹力带人赴台选定了外景，并且找到了那个年代的小火车，同时种了100亩甘蔗。2006年2月，剧组有关人员给尹力打电话说：“甘蔗已经熟透了，再不拍就要烂在田地里了。”但台湾“境管局”却拒绝了《云水谣》剧组赴台。尹力为此感到匪夷所思：“这是非常荒谬的事。《云水谣》讲述的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爱情故事，跟政治没有关系。”

剧组只好临时移师香港拍摄。尽管外景搭得惟妙惟肖，但尹力认为，这样做对影片的损害依然不可估量。“影片中台湾的真实场景，特别是今天的台北场景，不是任何一个华人社区的街上可以替代的。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设想，如果剧组得以赴台拍摄，那一百亩甘蔗，将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没想到就这样付诸东流了。

本文图片由中影集团公司影视策划部提供

责任编辑/辛加坡　冯湄　苏欢